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E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刘一鼎/选编

欧洲卷

· 下 卷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E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刘一鼎/选编

欧洲卷

· 下 卷 ·



Z 14

175-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欧洲卷/郑允钦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647-322-1

I. 世... II. 郑... III. 小小说—作品集—欧洲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04 号

书 名: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欧洲卷·下卷

主 编: 郑允钦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5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322-1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英 国

霍拉斯的厄运	坎 宁(1)
对号入座	杰罗姆(3)
花花公子	斯蒂尔(6)
魔盒	洛契弗德(8)
杰克和水手	佚名(11)
韩米顿的烦恼	鲍威尔(13)
换脑以后	廷帕莱(17)
雪比亚麻布更白	贝内特(19)

爱尔兰

一个黑夜	贝克特(21)
------------	---------

德 国

美丽的女店主	歌 德(23)
解剖	雨 姆(26)
吃白食	黑贝尔(28)
聪明的法官	黑贝尔(30)
塞格林根的小理发师	黑贝尔(32)

耐心等待	施珀尔(34)
那坦纳爱尔	艾 希(36)
干船坞	安德莱斯(38)
悠哉游哉	伯 尔(41)
我的昂贵的腿	伯 尔(44)
一个捕狗者的自白	伯 尔(47)
在桥头	伯 尔(49)
卖笑人	伯 尔(51)
夜里老鼠是睡觉的	博尔歇特(53)
登场	赖因哈德(56)
举世无双的珍品	威塞尔(57)
别墅的主人	舍伦施密特(60)
一个小偷与失主的通信	内尔比(62)
彩票	哈尔姆(65)
差别	克里斯蒂安森(66)

西班牙

欢乐和痛苦之花	塞 拉(68)
金腕的公鸡	塞 拉(71)
求求你们,别开玩笑	塞 拉(74)
轻信带来的烦恼	比德佩(77)
向往乡村的鞋匠	布拉斯科(79)
很可能……他叫希内斯	梅 纳(82)

匈牙利

他们要学狗叫	卡尔曼(85)
财政部长的早餐	卡尔曼(87)
有什么新鲜事吗?	厄尔凯尼(90)

- 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 厄尔凯尼(92)
- 色情事件 厄尔凯尼(94)
- 品德考验 厄尔凯尼(96)
- 粘蝇纸上的新婚夫妇 厄尔凯尼(97)
- 审判教授 厄尔凯尼(100)
- 幽会 基什法鲁迪(102)
- 伯爵的裤子 哈太衣(105)
- 遭殃的机关 莫尔多瓦(108)
- 奇迹 米盖斯(111)

奥地利

- 小园中 里尔克(112)
- 老人们 里尔克(115)
- 法律门前 卡夫卡(118)
- 往事一页 卡夫卡(120)
- 骑桶者 卡夫卡(122)
- 保险 罗达·罗达(125)
- 罗马的上尉 冯·霍瓦特(128)
- 独裁者 贝恩哈特(130)
- 系于一发 施普林根施密特(131)

瑞典

- 半张纸 斯特林堡(133)
- 英雄之死 拉格奎斯特(135)
- 吻 瑟德尔贝里(137)

瑞 士

- 好记性的人 比克塞尔(140)
一杯咖啡 魏格曼(143)
俄勒冈州火山爆发 佛洛特(145)
一个爱情故事 克·卡文(147)

希 腊

- 扬尼老太太讲的故事 卡赞扎基(149)
界河 萨马拉基斯(153)

罗马尼亚

- 罗马尼亚的大地主 卡拉迦列(156)
生活点滴 伯耶舒(159)
离婚的条件 巴拉斯基(162)

波 兰

- 孩子们 姆罗热克(165)
我想当一匹马 姆罗热克(169)
虔诚的猫 裴莱兹(170)
文艺评论家和部长 格罗津斯卡(172)
帽子 格罗津斯卡(173)

意大利

- 虚度的时光 布扎蒂(176)

- 神秘的眼镜 布扎蒂(178)
- 油炸团子 布扎蒂(182)
- 魔服 布扎蒂(185)
- 鼠害 布扎蒂(190)
- 感觉 曼加内利(195)
- 马志尼广场上的马厩 贝隆奇(196)

芬 兰

- 阿庆基 韩 培(199)

捷 克

- 社会救济会 哈谢克(201)
- 一部犯罪小说的梗概 哈谢克(202)
- 保姆安娜的纪念日 哈谢克(205)
- 留给女秘书的字条 伐尔哥什科克(208)

前南斯拉夫

- 程序控制的丈夫 伊·布德洛(209)
- 部长的小猪 努希奇(211)

葡萄牙

- 那双手 丹塔斯(214)
- 麻雀拉迪诺 托尔加(216)

保加利亚

我与钱 奥斯特里科夫(220)

荷 兰

海的坟墓 布洛奎仁(224)

挪 威

父亲 比昂松(226)

鹰巢 比昂松(229)

编后记 编 者(232)

霍拉斯的厄运

[英国] 坎 宁

霍拉斯是个制锁匠，十五年前曾因盗窃坐过一次班房，但他却不愿从此改邪归正，只想今后干得更谨慎些，以免再次招来麻烦。

霍拉斯喜欢珍贵的图书，这就是他每年都要撬一个保险箱的原因。他每年精心策划一次，以后十二个月的吃喝玩乐，特别是购买书籍的钱就不用愁了。

现在，他在七月的阳光下走着，确信今年的行动也一定会像往年那样成功，两周来他仔细调查了一家高级住宅。这家的主人和主妇都去了伦敦，今天两个仆人又出去看电影。霍拉斯觉得很惬意。秋天又有两种有趣的书要出版了，他来得及用那保险箱里的珠宝换得的钱，去购买它们。

他弄开了宅门，剪断了警报电线，便走进放保险箱的房间。要撬开保险箱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毕竟跟锁和保险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了。

他一向细心，从不留下指纹。

他正干得起劲，突然背后传来声音，惊得他魂飞魄散。

“谁？我在楼上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一位年轻的太太出现在门口，她相当漂亮，身穿一身大红装束。她走到壁炉旁，信手收拾一下那里的装饰品。

“谁都以为我要离开一个月，然而我回来得正是时候，虽然我不希望撞上一个窃贼。”她盯着呆若木鸡的他，接着又说：“我要给警察挂个电话……”

他竭力装出可怜的样子央求道：

“放我走吧！夫人，我决不再干这种勾当了，我最怕呆监狱。”

“你保证今后洗手不干了么？”她从桌上的银制烟盒中取出一枝烟来。

看到赦免有望，霍拉斯一面结结巴巴地说：

“我发誓，”一面赶忙脱下手套，递上打火机。

“夫人！您果真宽恕我了吗？”霍拉斯巴结地举着火凑近她。

“可以，但你必须为我干件事。”

“只要我能办到。”

“去伦敦前，我把首饰放在保险箱里了，今天晚上有个舞会，所以我赶回来取，可是……”

霍拉斯笑了：“您忘了开保险箱的号码，对吗？”

“让你说中了。”

霍拉斯熟练地撬开了保险箱，为她取出首饰后，赶紧溜之大吉了。

可他的誓言只管用了两天，第三天早上，霍拉斯忽然想起了他要买的那两本书，他知道他得觅另一个保险箱。

但他再也没机会执行他的计划了，中午，警方以盗窃珠宝案逮捕了他。由于霍拉斯打开保险箱时没戴手套，他的指纹到处都是。没人相信他为住宅的主人打开保险箱取首饰的故事。夫人本人，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说这个故事是胡编乱造。

现在，霍拉斯是监狱图书馆的管理员，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迷人、聪明的年轻太太，她和他干着同样的勾当，却比他更为狡猾。

苏星 译

对号入座

[英国] 杰罗姆

我的肝脏出了问题，这是我读了一则肝片广告后得出的结论。该广告罗列了肝病的种种症状，人们据此可以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有病，所有的症状我都有。

这件事虽然有些意外，不过每当我读到一则药物广告时，总会联想起平时感觉到的某些不适，从而推断自己正患着广告上所说的那种病，而且病已久入膏肓。

有一次，我怀疑自己得了枯草热病，就去大英帝国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我读了《医学百科全书》中有关枯草热病部分以后，又随手浏览起书上的其他疾病来。这一看可不得了，没等我把第一种病的“前期症状”看完，我就已经得出结论：我又患有此病。

我呆坐着，恐惧使我周身颤栗。过了一会儿，我又拿起书本，机械地翻阅着。我有伤寒——读了伤寒病的症状后，我就这样断定，而且已有几个月了，我却毫无察觉；舞蹈病，如我所料，我也患了。我对自己这个病例逐渐产生了兴趣，决定将书里的全部疾病，按照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顺序细查到底。读到疟疾，发现自己不仅患着，而且两周以后会急性发作；布耐特氏肾脏病，幸好我得的只是轻型的（仅此一点，我还能活上几年）；还有霍乱，已经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白喉，我好像与生俱来……等我翻完全书时，我所能肯定自己惟一没得的疾病，只有膝盖骨髓炎。

起初我着实感到忐忑不平，这似乎是对我的一种轻蔑。为什么不让我得膝盖骨髓炎？为什么要有这令人扫兴的例外？过了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不再认为自己该得世上所有的疾病了。我思忖自己已经得了医学上除膝盖骨髓炎以外的其他任何疾病，感情就不那么自私了，觉得没

得膝盖骨髓炎也没什么关系。痛风病不是早有了吗？眼看到它就要进入危险期，可自己还毫无察觉。发酵病，我肯定是从孩提时代就患了。因为发酵病在书上排列在最末，所以我认定自己再没有其他什么病了。

我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我想，从医学角度来看，我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病例！对整整一个班的医学生来说，又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收获！学生们要是拥有我这个病例，再也不必费神去跑医院。我个人就是一所医院。他们只要围着我转转，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

我想知道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于是试着做自我检查。先是搭脉，起先根本就感觉不到脉搏，后来突然间似乎又有了。我取下手表一数，每分钟竟达一百四十七次！接着，我又去触摸心跳，没摸着，我便想它是否已经停止了跳动。后来我又纠正自己，心脏肯定还在某个地方跳动着，只是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罢了。我拍拍前胸和后背，又拍了拍身体两侧，并没发现异常。我想看看舌头，便尽力将舌头伸出口外，闭上一只眼，用另一只眼睁着看，但只能看到舌尖，而我惟一能从中得出的，是比以往更肯定了：我还得了猩红热。

刚刚跨进阅览室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可此时恹恹而出的我，却已成一个百病缠身，衰朽不堪的病夫了。

我去找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医生，每当我自以为有病的时候，他就给我诊脉，给我望舌，同我谈论天气，而且分文不取。所以我想现在得回报他一点什么好处。“一个医生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自问自答，“当然是实践。他若有我，就会得到比一千七百个只患一种两种病的普通病例加起来还要多的实践。”于是，我径直跑去找他。“你又有什么不舒服了吗？”他问。

我说：“伙计，我不想因为告诉您我有哪些不舒服而浪费您的一生。生命是短暂的，只怕我还没讲完，您就要谢世了。可我能告诉您我没得哪种病。我只是没得膝盖骨髓炎。为什么不得这种病，我说不上来，但事实如此，其余的病我都得了。”

接着，我把如何发现这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他解开了我的衣服，仔细看着我。然后，乘我不备在我胸前敲了敲，紧接着，俯身将脸贴在我身上听了听。最后坐下开了处方，并将处方折起来递给我。

我把它揣进口袋走了出来。

我没有打开处方，来到就近的一家药店，把它递了进去。药剂师看了看，退了回来。

他说没有上面写着的那些东西。

我问：“您是药剂师吧？”

他回答：“我是药剂师。如果我这里是合作商店兼营家庭旅社的话，兴许会让您满意。可我仅是一名药剂师，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读了读处方，上面写着：

每六小时一磅牛奶，加一品脱苦味啤酒。

每天早晨步行十公里。

每天晚上准十二时就寝。

不要把不理解的东西塞进自己的脑子。

我照着做了，其结果是令人高兴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非常轻松愉快！

花花公子

[英国] 斯蒂尔

我最讨厌在故事的开头说上一大堆话，就开门见山告诉你吧。在皇家交易所附近住着对夫妇，要多美满有多美满。他们互相信任，把夫妻情分看得比友情分还重，认为世上最亲切的称谓只有两个：丈夫、妻子。丈夫巴兰斯先生是位大商人，熟稔世情（不是投机有术，而是见多识广）。他太太是位良家女，从小受做贤妻良母的教养。由于她生性大方，天真无邪，在人前无拘无束，有头脑的人知道这是纯洁的表现，傻瓜蛋只当是轻佻。

中坦普尔有位少爷，名叫汤姆·瓦尼什，得了父亲的福。老人心肠好，撒手归天，在他二十四岁那年把一大笔产业，外加一大笔存在巴兰斯先生手中的钱，全留给了他。这一来，他与巴兰斯家来往密切。这人是以剧本为师学生活之道的人，认为剧本中有的事生活中必定有。他自以为是伦敦有数的几个聪明、逗人爱的人物之一，准能勾搭上这位巨商的太太。主意打定后，他马上给她写了封情书，说一定在晚上趁她丈夫不在家的某个时刻侍奉她。

妻子收到信后马上交给丈夫，丈夫不但没有醋意，而且与妻子合谋，要好好捉弄这个异想天开讨便宜的家伙。他们不怕这位风流哥儿不好惹，想了个能捉弄他又不致伤他的妙计。瓦尼什准点到来；巨商的妻子装出慌慌张张。他趁机献殷勤，潇潇洒洒、情深意长地念了一些非常得体的对句。正装腔作势求爱时，丈夫回来了。妻子假装害怕，求他道：“哪个女人如果爱你，你就得珍惜人家的名誉。现在你就从窗口跳出去吧。”他果真跳了窗，却落在鸭绒被上，没伤着，原来鸭绒被是特地为他准备的。

花花公子猎艳只虚惊一场，安然无恙，喜不自胜。第二天，瓦尼什写了封深情的信，在信上说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什么想像都会产生。

他口口声声表明“跳窗不可怕，只是舍不得你”。另外还有好些温存话，都算没白说，换来了第二次幽会。第二次去时，一位可靠的女仆把他领进太太的卧室，叫他在里面等。过了一会儿，女仆按太太安排的巧计又跑进来，锁上门，说老爷来了。她把这位有情郎藏进大箱子，马上打开门，老爷和太太便进来了。

这口箱子本来非打开不可，但刚等老爷吩咐，太太抢着说：“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件件亲手收拾的，错不了，你什么时候叫人把箱子搬走都行。”丈夫是随和人，相信妻子的话。夫妻俩睡觉了，瓦尼什好福气，在情妇的卧室里过了一夜，只是什么也没捞着。第二天早上，多情郎仍闷在箱子里，当然没有看到她红扑扑的脸，却听见了巴兰斯要钥匙，说：“我亲自押送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很值钱，我当面打开让船长过目，这样做万无一失。”这时有情郎心里是何感想，我们不难得知。

大箱子被人抬走了，巴兰斯先生不辞劳苦，寸步不离地跟着，一路上尽说些叫箱子里的人犯愁的话，但最叫他胆战心惊的是巴兰斯先生托运箱子时说的一句：“如果你们遇到危险，就把箱子扔到海里去。箱子里装着公文要件，落到对方手里不是闹着玩的。”

魔盒

[英国] 洛契弗德

在一抹缠绵而又朦胧的夕照的映衬下，我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庭院满目萧条，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有口钟正在铮铮报时。

每一下钟声仿佛都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是一九五三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寻找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伤心的感觉。

我倒在床上，注视着我的手提箱。“也许我得收拾一下吧。”我自语道。说不定正是这样整理一番，便能在这一陌生的环境中创造一种安宁感和孜孜以求的自在感呢。我把主意打定了。那时我甚至没有心思去费神脱下那天下午穿着的上衣。我伤感地坐着。凝视着窗口——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纤细，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冲没有灯光的房间扫了一眼。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瞧，还套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面。墙上贴满了褪色的英格兰风景画和昏暗的家庭成员的肖像照片。屋子里挤满了又大又讲究的家具，在这重重包围中，贝格斯太太简直就像一个银发天使似的。

“我一直在倾听着你……”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可是听不到一丝动静。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